

歷史與空間

朱元璋的石構「廬山詩」

「廬山竹影幾千秋，雲鎖高峰水自流。萬里長江飄玉帶，一輪明月滾金球。路遙西北三千界，勢壓東南百萬州。美景一時觀不盡，天緣有份再來遊。」朱元璋這首《廬山詩》，情景交融，大氣磅礴，膾炙人口，廣為流傳。除此之外，朱元璋還為廬山留下了一件立體作品——御碑亭。

廬山亭多，單是有名有姓的亭子就不下百座，而環繞着層巒起伏的群山、背靠滾滾東去大江的御碑亭，則是廬山所有亭子中當仁不讓、名副其實的「大哥」。

御碑亭位於廬山仙人洞南側的白鹿升仙台上，與風光無限的仙人洞隔空相望，整座亭子由條形巨石砌成，為石構歇山頂方亭，坐北朝南，邊長5.88米、通高6米。正方門上方有一橫額，鐫刻着「御製」二字，左右兩邊裝飾龍首圖雕，亭東南西三面開門，四角立方石柱。亭中方石藻井，中間刻成圓形雙龍戲珠浮雕，亭四周用石板柱圍成一方形院落。

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。朱元璋之所以對廬山情有獨鍾，與他當年同陳友諒爭霸天下不無關聯。

朱元璋（1328—1398），字國瑞，濠州鍾離（今安徽鳳陽東）人，政治家、戰略家、明朝開國皇帝。生於亂世，飢寒交迫，曾經放過牛、討過飯的他，極具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，後來成為一位大有作為、極具傳奇的皇帝，在位整整三十年（1368—1398）間，朱元璋多管齊下，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思想等方面，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。經過洪武時期的努力，使明朝官場風氣逐漸好轉，社會日趨穩定，生產逐漸恢復，吏治日趨清明，經濟也隨之繁榮發展起來，史稱「洪武之治」。

從正十三年（1353）開始，朱元璋起義兵佔領元朝領地集慶（今南京）後，勢力大增，成了紅巾軍的主帥。在那群雄爭霸的年代裏，朱元璋立志統一天下。從此，他打着「奉天都、統中華」的旗號，征戰南北大地。然而，最令他擔心的強敵是陳友諒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，陳友諒建都江州，自稱皇帝，國號

漢，年號大義。擁有一水陸大軍60萬，為江南一霸。當年5月，從江州發兵東下，直搗集慶，不幸戰敗，撤回江州。朱元璋抓住機會，決心抄了陳友諒的江州老巢，遂選擇廬山蓮花谷（俗稱「女兒城」）紮營，目的是屯兵廬山，等待時機，智取江州。

1363年8月30日至10月4日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鄱陽湖之戰，是元朝末年的一場重要戰役——朱陳雙方投入兵力約80萬，經過30多天鏖戰，人數處於劣勢的朱元璋水軍，利用古老的火攻戰術，徹底殲滅了陳友諒主力部隊，取得了關鍵性勝利，清除了通往權力頂峰的最大障礙，如願以償登上最高權力寶座。正因此，朱元璋不僅敕封廬山為「廬嶽」，而且寫下一首《廬山詩》，建起一座「御碑亭」。

明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9月，朱元璋為了紀念周顛，下詔賜建的御碑亭，渾厚凝重，端莊典雅。南面四根亭柱上，分別刻着隸草兩副對聯：「四辟雲山九江棹 一亭煙雨萬壑松」「姑從此處尋蹤跡 更有何人告太平」。青年時代，我在廬山服役，後來成為「廬山女婿」。四十多年來，多次光顧御碑亭。日久生情。在我眼裏，三面凌空，巍然而立，藍天蓋頭、白雲裹身的御碑亭，分明就是一首「立體詩」。

廬山，海拔1,400餘米。600多年前，行人上山尚且無路可走，何況是往山上運送巨石。為了把這塊又大又重的漢白玉碑石運上山頂，明內務府專門開闢了一條起點在廬山腳下賽陽鎮，一直延伸到廬山大天池的九十九盤古道，這是廬山歷史上第一條官修驛道。沿途建有錦澗亭、半雲亭、甘露亭、一息亭、披霞亭，成為廬山西北麓登山的主要道路。

御碑亭歷史上曾多次毀建或維修，1937年增建月台及四圍護欄。亭中所立的漢白玉御碑，石質堅硬細潤，碑高3.6米，寬1.3米，厚0.23米，正面鐫刻着朱元璋親撰、明代書家詹希原手書的《周顛仙人傳》，背面鐫刻其撰寫的《祭天眼尊者、周顛仙人、徐道人、赤腳僧人》及詩兩首。歲月無情，刀風劍雨。石面雖



●廬山御碑亭位於廬山仙人洞南側的白鹿升仙台上。 網上圖片

已斑駁，字跡有點模糊，但它依然展現出一種古樸深厚的歷史底蘊。

民間傳說，周顛為建昌人，14歲患顛疾，乞食於南昌市井。30歲時口出異言——南昌將亂，不久陳友諒入南昌作亂。朱元璋建都南京時，外出督工，周顛主動與之接近。後來，朱元璋準備西征九江，特詢問周顛並帶其一一道前行。兵入安徽境內時，因為無風，舟師難行。朱遂問詢周顛，答曰：只顧前行。不久，風起，朱元璋大軍長驅直達小孤山，在彭蠡之戰中大勝。之後，周顛便隱入廬山不見蹤影。過了四年，朱元璋身患重疾。周顛託人送藥救治，朱元璋病癒後身心日強……

朱元璋推翻了民不聊生的元朝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——明朝。但他勞民傷財在廬山建御碑亭之舉，除了帶有濃厚的「感恩」色彩，還隱含些許「愚民」成分——借此大做文章，昭告天下：君權神授，不可侵犯。單從這一點看，與歷代帝王並無二致。不過，朱元璋畢竟是封建帝王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標準評價他、要求他。

廬山迄今保存較為完好的明代建築御碑亭，於2013年3月5日，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成為今天廬山遊客必到的熱門打卡點之一，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廬山的知名度、提升了廬山的吸引力。正因此，廬山博物館把朱元璋納入21位「歷代名人與廬山」之中。

豆瓣閒話

●張桂輝 ●青絲

智商與酒

唐代詩人許瑤詩：「醉來信手兩三行，醒後卻書書不得。」他酒後臨摹懷素的狂草，似模似樣，孰料酒醒後再寫，卻怎麼也寫不出之前的韻味了。作為許瑤的朋友，懷素大概也覺得說到了自己的心坎裏，其後在《自敘帖》裏錄入了許瑤的這首詩。古今中外，很多文藝工作者都認可創作與酒的關係，很多作品就是飲酒後的直接產物，缺少了酒的加持，靈感和智商似乎至少會下降一半。

我自幼就滴酒不沾，從沒獲得過喝酒帶來的靈感收益，每次看到有人談論這一話題，總會心虛不敢吱聲。但我並不反對他人喝酒，個人嗜好只是自己的行為標準，而不是對外衡量的尺度，只要不妨礙到別人，我甚至還很欣賞一些因喝酒出名的人。如沒有酒，李白不可能寫下「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」如此氣勢疏狂的詩句，杜甫也不可能抒發出「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」這麼沉痛的感悟。

文藝批評家朱大可說，茶與酒對於中國古代文人是對立的兩極，茶負責讓人清醒，是向上的一路；酒則是讓人沉醉，是向下的一路。輪流調節着人們的心靈——文人就是在這些情緒漲落搖擺的實踐體驗過程中，去獲得一些超越感官與概念的靈敏智慧。

或許可以把喝酒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斷捨離。因為人既有理性，也有慾望，當慾望不可滿足又無法訴諸於理性的時候，酒就提供了另外一個出路，讓人暫時與現實分隔開來，在另一個癡狂世界裏把慾望耗散了以後，再回到平凡的現實生活中。弗洛伊德說，當原慾受阻後會升華成為藝術。

這可從一定程度上解釋智商與酒的關係：文藝創作屬於「力比多」較為旺盛的群體，很容易感受到現實的不如意，經過酒的轉化，那些精神痛苦磨難的部分，就蔚成了文藝敘事的宏大格局。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與編劇野田高梧為了寫《東京物語》劇本，103天裏喝掉了43瓶酒，他自述劇中許多對白都是在喝酒的過程裏「你一句我一句慢慢磨熬出來的，至醜方歌」。

我最近看到美國得州大學的一項研究，認為從高中時代起就展現出較高智商的人，未來更有可能成為中度或重度飲酒者。原因很簡單，智商較高的人未來擁有的收入通常也會更高，需要參加的社交活動更多，面臨着更大的生活壓力。於是我頓時也明白了，那些趁着酒興創作、靈感飛升的故事，不是因為喝酒增進了智商，而是有些喝酒的人本來智商就很高，喝酒只是在尋找一種感覺、一種氛圍，並借這一釋放方式展現出了天賦。

所以，以後再遇到有人談論相關話題，我也不會再忌諱自己無法從喝酒中獲得靈感的事實——我本來就不是聰明人，再怎麼喝，也寫不出海明威的作品。

來鴻

●胡賽標

眺望「屋瓦雞」

逶迤曲折的青石小路蜿蜒而上，抬眼是層巒疊嶂的群山、巍峨聳立的土樓。幾條山泉溪流飛花濺玉，在方圓交錯的土樓間，忽隱忽現地穿行，從山頂蹦蹦跳跳奔湧而下，宛若被追逐的客家小孩，發出嘩嘩啦啦的聲響……

這是我觀看高中美術課本中永定下洋圓形土樓照片，而引起的悠悠遐思。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永定土樓，與北京四合院、安徽宏村民居、新疆維吾爾族民居、雲南傣族竹樓並列介紹，成為中國民居的獨特典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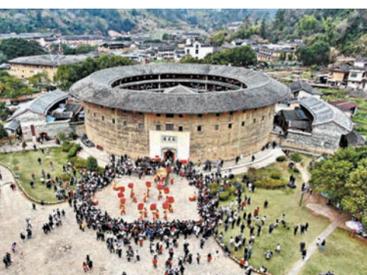
雄渾磅礴的客家土樓，讓人瞠目震撼之際，也常常內心深處湧出一絲疑問：它是如何建造的？

多年前，我跟隨國家級非遺項目「客家土樓營造技藝」傳承人徐松生先生考察土樓、研究土樓，合作寫成《客家土樓營造技藝》一書，才深切感到客家土樓營造技藝是一項宏大的工程，凝結着客家工匠的建築智慧與創造精神。建造一座客家土樓，短則幾年，長達幾十載。從準備材料、選址布局、繪圖放樣，到砌築牆基、夯築層牆、立柱架梁，再到架頂蓋瓦、裝修裝飾等，每個細節都隱藏着營造技藝的精微奧妙……

抬頭仰望客家土樓，黛灰的屋瓦參差錯落，如一壟壟的泥田，又如一幅幅水墨畫。那屋脊上鑄立着一隻昂首凝視的公雞，它散發出神秘而幽遠的氣息，彷彿來自遙遠的天空，又恍若來自遠古的密碼。讓人心生疑惑，又令人感到神奇莫測。原來，它是土樓建築的祈福符號。雞，吉也。雞食五毒，自古以來雞是鎮宅驅邪的瑞禽。客家工匠將雞從石刻門當的圖案，搬遷到了屋脊之上。

造型，也是土樓營造技藝的一種創意。客家土樓，從實用的方形，到優美的圓形，漸變到半開放的半圓形（圍龍屋），再到造型多樣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比如，官帽形、富字形、八卦形甚至棺材形（寓意有官有才）等。有一座土樓，工匠們把它變成「螃蟹」土樓：有眼睛、嘴巴、腹殼、雙鉗。沒有建不出，只有想不到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螃蟹是甲殼動物，象徵科甲連第，富貴雙全。聚族而居的客家人，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，祈福心理如江江水一樣恣意流淌……

看似簡單的工具，簡陋的材料，工匠們卻用靈心慧眼創造了「變」的法則與技藝。粗糙的土牆斑駁滄桑，不時露出一節木棍或一根竹條，那是古代的「鋼筋」，增強了牆體的「韌性」與「拉力」。土牆相交處，還要放「交骨」：用兩段杉木，各鋸出一個口子，互相咬接並上栓。放置



●客家土樓古樸雄渾。圖為遊客在福建龍岩永定區土樓景觀觀看民俗表演。 新華社

牆骨，具有防震防裂功能。

土樓是土木結構的建築。客家工匠舉起指揮棒，外部的泥土牆與內部的木走廊演出了美妙的「二重唱」。木構架的加盟，大大減輕了土樓的負重，又為木匠營造技藝開闢了廣闊空間。二位夯牆師光着膀膀，站在高聳的牆體上，哼着有節律的號子，春杵交叉一起一落，採用「梅花點杵法」，即先在牆中間下杵，這樣使牆枋不會移動；再在牆枋邊沿各下一杵，又在其二者間下一杵，最後在牆枋邊沿加春一次。夯點層迭相壓，先疏後密，使泥土均勻結實。每一道工序，每一處細節，都蘊含着高超的技藝。

而木匠師的技藝一點也不比泥水匠遜色。不說琳瑯滿目的廳堂木雕，單是大門「暗落」的設置，就讓人稱嘆：它利用「落扣」自身的重力，落在門門的凹槽內，設計隱秘巧妙，而且「落扣」穩固安全，比今天的「鎖」靈巧簡便。還有一種「陰陽窗」，推左窗檔擋住光線，房間漆黑；推右窗檔重疊，房間光亮，比今天的防盜窗要加窗簾擋光巧妙。

土樓營造技藝，最神秘莫測的是一個「變」字。宛如在黃土地上泥鑄立體的雕塑，又如在一塊木頭上刻一朵花，全憑工匠們沉澱的經驗與智慧。

遙遠的一天，師傅修牆發現了「日推牆」：牆的向陽面先乾較硬，背陰面相對較軟，在牆自身重力作用下，牆向背陰面傾斜。如果牆體不校正過來，極易發生高空坍塌。師傅將這層牆推掉了。重新夯築，有意讓土牆微向陽面傾斜，待牆乾後就能自動調節為垂直。這是夯牆的一項關鍵技術，有經驗的師傅還能用谷筴遮擋、噴水等辦法來糾正「日推牆」。

土樓安放挑樑、柱時，都要「量水提留」：就是要考慮土牆的縮水量，以便土牆乾透後，樑與柱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。「提留」多少？全憑工匠的預測變化。

眺望土樓屋瓦上的「雞」，它讓我想到土樓營造技藝的精渾與神秘。

生活點滴

●風雅儒商

勞動委員

上初二那年，班裏像是平靜湖面被投進巨石，泛起不小的漣漪——轉來了個大塊頭同學。初見他，我便心生揣測，看模樣，他足足比我大一歲，面容透着超乎同齡人的成熟，身形高大壯碩，往教室裏一站，格外顯眼。巧的是，我身旁恰有空位，自此，他成了我的同桌。

或許是因其那頗具威懾力的大塊頭，連老師瞧着他都多了幾分敬畏，開學不久，便委以勞動委員的重任，讓他躋身班幹部行列。在那個偏遠鄉下的校園，勞動委員可不是個輕鬆名頭。那時的勤工儉學曠日持久，義務勞動更是沒完沒了，課堂所學那點知識，恨不得全跟田間地頭的實踐緊緊綑綁。常常上午還在教室裏，聽老師講化學分子鍵的精妙結構，下午就得奔往一望無際的桔園，忙着燒草木灰做肥料。勞動委員之所以「不簡單」，就在於每次勞動，他都衝鋒在前，在流血流汗的艱辛裏彰顯價值，堪稱同學眼中「最可愛的人」。

那年深冬，寒風凜冽，吹得枯葉漫天紛飛，校園裏的樹木褪去華裳，只剩光禿禿的枝丫瑟瑟發抖。我們班這支勞動大軍，卻依舊浩浩蕩蕩向山上進發。隊伍最前頭，是身姿挺拔、高大魁梧的他，如一面旗幟，領着大夥前行。這次的任務是開挖水渠，山路崎嶇，我和搭檔抬着一隻筐，都走得搖搖晃晃，仿若醉酒之人。反觀他，一人挑着兩隻沉甸甸的筐，扁擔壓在肩頭，「吱呀」作響，恰似不堪重負的哀鳴。他卻仿若未覺，嘴裏喊着厚重有力、節奏明快的號子，那聲音在山谷迴盪，感染着每一個同學，讓大家愈發幹勁十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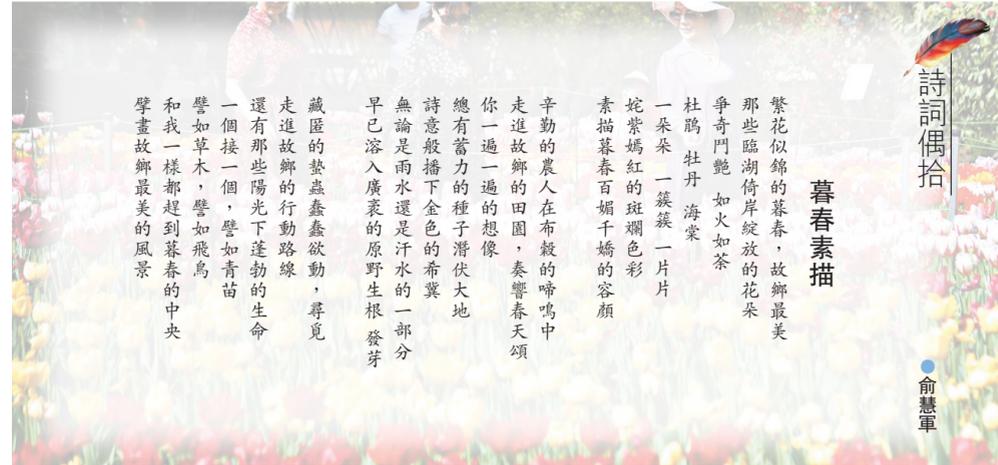
歇工時，大夥圍坐一團，他滿臉自豪，伸出那雙布滿老繭的手掌，掌心的厚繭、指節的粗糲，無聲地訴說着過往的辛勞。在我們好奇目光的簇擁下，他打開話匣子，講起自家事：父母年邁體弱，疾病纏身，下面還有三個年幼的妹子要照顧。家中男丁僅他一個，身為老大，田間地頭的農活自然全落在他肩頭，重活累活，從無二話。末了，他長嘆一聲，眼神卻透着股倔強：「雖說家裏窮，但貧窮可磨滅不了革命的鬥志，咱勞動人民最光榮！」言語擲地有聲，在大夥心間久久迴盪。

可他這份「光榮」，到了課堂上卻常大打折扣。語文老師總愛點他到黑板前回答些基礎問題，他瞬間沒了勞動時的意氣風發，木木地站在黑板前，手中半截粉筆舉了又放，放了又舉，僵得手足腳都不知往哪兒放。有時，把沾滿粉塵的手往腦後一搭，試圖緩解尷尬。可黑板上依舊一片空白。老師也不發話讓他回座，他便只能呆呆站着，直直下課鈴響，那落寞背影，透着幾分無奈與酸澀。

成績榜單上，他的名字總在末尾徘徊，好似被一股無形力量拉扯，怎麼都掙脫不出低分的泥沼。可即便如此，同桌的他從不輕言灰心，還特會給自己打氣，常拍着胸脯跟我念叨：「我就是太粗心大意，會做的題也做錯，不該錯的更是一场糊塗。不過沒事兒，下定決心，排除萬難，爭取更大的勝利……」話雖豪邁，現實卻殘酷。與我同桌的兩年，課堂於他，像是迷霧籠罩、困乏難耐的戰場，他一次次咬牙努力，卻一次次繳羽而歸。

臨近畢業，學校宣傳欄張貼出欠費學生名單，仿若一道晴天霹靂劈中了他。名單上，他的名字赫然在列，欠繳學費1.5元。在那個年代，這雖不是巨款，卻成了壓垮他求學路的巨石。班主任課堂上再次下達上繳學費的最後通牒，那一刻，他眼神瞬間黯淡，湊近我，聲音帶着顫抖與絕望：「我怕是讀不了書了……」那個周六傍晚，老師責令他當堂歸還課本，空氣仿若凝固，死寂一片。我瞧見，他眼眶瞬間泛紅，淚水奪眶而出，起初是無聲哽咽，而後淚如決堤，簌簌滾落，那滾燙淚珠裏，藏着不甘、委屈與絕望。

我不知道老師彼時心中所想，是否權衡過這一決定的分量；也不清楚那一次次黑板前無言以對的窘迫，是否已在他心底刻下無法磨滅的傷痕。他默默流着淚，拖着沉重步子走出教室，大夥的目光似有實質，列隊為他送行。坐在原位的我，滿心悵然，仿若有什麼珍貴的東西悄然破碎。那一刻，我真切感到，這是我邁向成熟路上，感受至深的一次別離，帶着青春的殘酷與成長的陣痛，叫人刻骨銘心。



暮春素描
繁花似錦的暮春，故鄉最美
那些臨湖倚岸綻放的花朵
爭奇鬥艷 如火如荼
杜鵑 牡丹 海棠
一簇一簇 簇擁一片
一抹一抹 斑斕色彩
素描暮春 百媚千嬌的容顏
辛勤耕耘的農人在布穀的啼鳴中
走進故鄉的田園，奏響春天頌
你一遍一遍的想像
總有蓄力的種子潛伏大地
詩意般播下金色的希冀
無論是雨水還是汗水的一部分
早已融入廣袤的原野生根發芽
藏匿的蟄蟲蠢蠢欲動，尋覓
走進故鄉的行動路線
還有那些陽光下蓬勃的生命
一個接一個，譬如青苗
譬如草木，譬如飛鳥
和我一樣都趕到暮春的中心
學畫故鄉最美的風景

俞慧軍